

痴情姑娘

岑凯伦 著

记者道遣丛书

91071107

痴情姑娘

岑凯伦著

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

痴情姑娘

岑凯伦 著

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南街12号)

787×1092毫米 32开 印张：9 千字：190

1988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50,000册 定价：2.70元

书号：ISBN7—80041—084—6/1·2

痴情姑娘

雍乔凌撒了一地的书，兴奋地高呼大叫：“我回来啦！”

亚贝送上一杯冰冻的蜜瓜汁，乔凌喝了一大口问：“沈少爷呢？”

“在花房帮花王钉木架子。”

“那么无聊？”乔凌拿着杯子，蹦跳着出花园。沈建淳刚由花房出来，看见乔凌，跑前几步过去揉揉她的头发：

“我知道你差不多这个时候回来！”

“我由明天开始，放假了呀！”她揽着沈建淳的腰，让他喝一口蜜瓜汁：“如果我考进大学，十月开学，有四个月假期，如果我考不进大学，重读中七啦，九月开课，就只有三个月假期。”

“你一定能考进大学，我对你有信心。”沈建淳很认真的说：“你自己也有信心，对吗？”

“进大学，绝对没有问题。”她昂昂脸，挺神气：“大学不收我是他们的损失。由今天开始，我陪你四个月。如果用这四个月去外国旅行就好了。”

“你喜欢去美国的迪士尼乐园，还是去法国买漂亮时装？”

“最好两者兼得。”乔凌吐了吐舌头。

“好吧！反正有四个月的时间，去美洲，也去欧洲。”

“真的呀！”乔凌握起两个拳头：“可不准骗人！”

“甚么时候骗过你！”

“唔！这是拉拉手指，保险些。”乔凌把小尾指伸到沈建淳的面前。

来回沈建淳笑着跟她勾了勾手指：“小傻猪，长不大的！”

“我们去打怪兽！”乔凌这些日子，为了参加几个试，很久没有好好玩过。

“这玩意我恐怕不是你的对手。”

沈建淳和雍乔凌走进游戏室。

晚餐时，乔凌吃饭三大碗，第一、包袱放下，放假了；第二、她在游戏室内，大赢特赢。

晚饭后，雍先生把建淳带到书房。

“妈咪，爹爹把建淳哥叫进去有甚么事？”乔凌咬着苹果，好奇的问。

雍太太摇摇头，她拖着女儿到小客厅看电视剧。

乔凌没有兴趣看电视，特别是电视剧。同学们都很迷黄日华，她对谁都没有反应。唔！费翔差不多，但他的眼珠颜色太浅，好像玻璃眼一样，好骇人。

“欢快今霄”唱晚安歌，建淳才被放出来。他一脸的无奈。

乔凌走过去拖着他的手：“你和爹爹嘀咕了一个晚上。”

出门的事对他说了？”

“我们到楼上。”二楼有个很舒服的起坐间：“我恐怕今年不能陪你去旅行。”

“你撒谎，骗人。”乔凌摔开他的手，自己跑上楼梯。

“雍伯伯要我由明天开始上班。”

“压后两个月不行吗？”乔凌倒在一张白色的螺形舒服椅裏，手拨着旁边小喷泉的水，水花溅向建淳身上。

“我回来一个多月了，我游手好闲，雍伯伯一个人忙死。况且，就算我接管生意，雍伯伯责任还没完，他要跟着我，看着我，他自己又有生意。”

“我对生意没兴趣，我也不懂。”乔凌嘴一扁：“我放假你就忙，你分明是不喜欢陪我！”

“你不要这样小孩子脾气，事业对男人是很重要的。”建淳避开水花，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：“我明天下班回来陪你去看电影。”

“喂！你去哪儿，陪我聊聊！”

“不行！明天我一早要上班。”建淳摆手：“晚安！”

“钱！”乔凌拿出身后的垫子扔过去：“满身铜臭！”

第二天乔凌很迟才起床，放假嘛！建淳真的上班了。

乔凌好无聊，一心以为和建淳结伴，所以没有约好同学。电话打出去，个个都失了踪。

吃过午饭后，她一直泡在泳池里，游了一个下午！

忽然记起建淳说过下班后回家陪她看电影，她连忙由泳池爬上来洗头更衣。

一直坐着等建淳，人影全无，火由心上起，雍太太过来：“咦！你一个人呆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等建淳哥，他回来陪我看电影。”

“你爸爸打过电话回来了，他和建淳有应酬，不回来吃饭。”

“嘿！”乔凌气得呼呼的：“连饭也不回来吃！”

“应酬呀！生意人，应酬多！”

“这个假期谁来陪我？应酬！”

“去年暑假学校功课紧，他也没有回来，你不是一样过得开开心心？”

“去年不同。去年我知道他不回来，和同学安排了一大堆节目：住渡假营、爬山、露营烧饭，还参加学生团去台湾六福村看犀牛。”乔凌真是越说越气：“他毕业了，回来了，我准备好用四个月和他一起欢渡的，他天天上班又应酬，留下我一个人怎么办？”

“也不是天天应酬，第一天刚上班是忙些，过半个月一个月情况定安了，建淳就有时间陪你了，今晚我们母女两出去吃顿法国餐，好吗？”

“不去！”踏踏踏，跳上楼梯。

“唉！这个刁蛮公主……”

晚上沈建淳开了房门，放下公文箱，揉揉眼睛倒在床上。

“玩得开心死了！”乔凌由露台进来，她第一眼看见沈建淳穿三件头西装——老土。

“乔凌，你还没睡。”建淳起来，一面脱下西装外衣——

面说。

“等你呢”

“这儿佣人比主人多，用不着你等门，小孩应早睡早起！”

“等门？我干吗等门？这是我份内事吗？”乔凌凶巴巴冲着他：“你昨天说过什么？”

我昨天说过很多话，不知道你那一句不喜欢听，你说吧！”

“哼！”乔凌叉腰、瞪眼：“你答应今天下班陪我看电影。”

“啊！看电影，小事情。今天和雍伯伯去见两个客户，没空陪你，对不起！”建淳笑笑：“星期六，押后星期六。现在时候不早了，我不习惯应酬，好疲倦，要睡觉了，你也应该上床睡觉。”

“好！星期六，你说的！”

星期六起床的第一件事，乔凌打电话到建淳的公司，提醒他看电影的事。但是，他公司的人说他正在开会。

她只好留姓留名。

下午没回家吃饭，二时打电话去他还在开会，两点半肯定看不成了。四时打电话去，有个男人说建淳去了吃饭。啊！有时间吃饭都不回电话。唉！烦什么呢！他大概正在路途中。

五时半没回来，等着看晚上第一场吧！七点钟电话终于来了，乔凌马上心花怒放

“乔凌，对不起！我今晚不能陪你看电影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乔凌尖叫。

“张先生请我吃饭，张先生是金福海鲜野味店的老板，现在还没营业，他请我们装修，他还会在九龙、新界开分店的，有几项工程可造，张先生他……”

“我没兴趣听张先生的履史，又没人跟他对亲家。老出外吃饭，家里不开餐呀！”

“我出去吃饭是为了赚钱”

“我以为赚钱是上了年纪的人的嗜好，你年纪轻轻就发钱寒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乔凌，张先生在等我，明天再向你解释……”

“喂！喂！哼！”乔凌掷了电话。他真手法高明，就这样给他耍了一个星期，真岂有此理。

第二天，乔凌起个早，坐在建淳房门外的椅子上，等他起来。

九点钟，建淳便换好衣服出来了。

“早安！星期天为什么不多睡点！”建淳有点意外，揉揉她的长发。

“迟了起床，便捉不住你了。”乔凌拉他坐下来：“今天不用上班，不用开会，又不用应酬，时间是自己的啦！”

“今天我不出去，留在家里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乔凌开心鼓掌：“总算有一天假期，先来安排一下节目，看戏、吃饭、逛商场、上的士高。”

“说过留在家里不出去。”建淳抱歉地笑笑：“你大概

没弄明白我的意思！”

“我明白，你不喜欢上的士高，你说那是小孩的玩意。”乔凌没好气：“留在家里干什么？大眼对小眼，不！你的眼也不算小。我的大少爷，饭总要吃的吧，又没听过你不喜欢看电影。”

“我今天留下来，因为我有工作做。”

“星期日还要做什么？”

“画设计图！”

“画设计图，你到底是设计公司的老板，还是室内设计师？”

“我是老板，也是有牌的设计师！”

“真寒酸，你们公司连个设计师也不肯花钱去请？”

“我们有好几位设计师，但张先生指明要我画设计图。他对我有信心，而且，这是大生意，应该亲力亲为！”

“好了我懒得和你胡扯，你今天到底陪不陪我看电影？”

“今天忙！我陪你去晨跑！”

“忙！你忙你的，我忙我的！”乔凌说着跑下楼梯。

“乔凌，你去哪裏？”

“找男朋友！”

建淳笑着摇摇头：“这孩子……”乔凌一个人在街上荡，荡了一个早上，饿了去吃个午餐。

突然她记起了她的老同学、好朋友——亚咪。

亚咪说过她今年要去英国探望在那边留学的哥哥和表哥，打了几次电话给她，她老不在，不知道她出了门没有。

反正闲着，为什么不去看看她。

亚咪遇见乔凌，非常意外：“今天星期日呀！不用陪你的建淳哥吗？”

别提他了！烦人。”乔凌穿房入舍，倒在亚咪的床上，吃嘉应子。

“哦！不是回来受不住香港美女的诱惑，变心了吧！”亚咪左挑右挑，挑了枚雪榄。

“美女？我不是美女吗？他该死，但不是这种人。”乔凌翻了翻眼。

“啐！原来是大小姐闹情绪，你的脾气，连红番也怕了你！”

“这次我可没做错。也没呛嗓门跟他吵。你来评评理。”乔凌一肚子不服：“我考试的时候，忙昏啦！他回来，我没有间陪他。他呢？天天呆在家里。”傻瓜瓜，木头一样，宁愿帮下人钉木架子。好！我今天考完试放假，他第二天就上班。放假一星期，没陪我看一场电影，你说他是不是……”

“该死！”

“就是呀！”乔凌跨大地摊开手：“一个出，一个进，仇人似的。”

“是他主动要求上班？”

乔凌摇摇头：“爸爸的主意。本来他还答应和我去欧洲和美国。谁知道爸爸一声上班，什么计划都推翻了！”

“依这样说，他并非情变，只不过事业心重。”

“是呀！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。今天他在家里，不过替人家绘图，气死！”

“唉！商人重利轻别离。将来你嫁了他，看你一辈子怎样过。”

“妈咪说：等他定下来，事业打稳基础，他就有时间陪我。”乔凌摇一下头：“别提他，你什么时候去英国？”

“我本来想告诉你，不过，考完试那一天，你说过要把每一天留给建淳，我不敢打扰你。我不去英国！”

“为什么？你和你表哥也吵了！”

“没有！因为他和哥哥约了同学去爬山。他们下个月回来，所以我不去了，省得跑来跑去。噢！”

对了！我介绍哥哥给你认识，你们……”

“不要！”乔凌想都不想。

“虽然我哥哥没沈建淳那么富有，他不是什么有识之仕，可是他也很讨人喜欢！”

“我见过他的相片，他也很英俊。”乔凌认真的说：“我虽然缺点很多，但是，我可以是三心二意的人。沈建淳虽然不能陪我，但他是为了事业，他没有做对不起的事，我怎可以见异思迁。”

“好，好，一个是情圣，一个是情痴。”亚咪点着头：“我哥哥没福气就是了！唉！我想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嫂嫂都不行，真浅气。”

“我等沈建淳打稳事业基础，你等你的表哥。我们为什么不结个伴，渡过这段寂寞时期？”

“好！逛公司、看电影，由你！”亚咪还是不明白：“沈建淳的公司不是好好的吗？是你说的，公司一直赚钱，沈家房地产又多，他还要弄多少钱？”

“但公司一直是我爸爸管的。可是，我爸爸自己也有生意呀！他要学做老板，会赚钱的老板。”

“啊！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不能比你爸爸差，还要比你爸爸棒！”

“就是呀！”

那要多少时候？”

“妈咪说一个月左右。”

“一个月？天才。”亚咪挥着手：“别谈了，反正做生意我全不懂。表哥就好，学医，将来做医生，救人，这个我懂！”

“还要赚钱，否则干吗挂牌。香港的医生最吃香了。”

“我没有说过他一定挂牌，为了前途他很可能留在英国行医，所以别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！”

“好了！将来我做个庸俗的妇人，你做清高的医生太太。”

“什么庸俗、清高？”亚咪打她的屁股：“你要不要看电影？”

“要，要呀！”

一个女孩子开着一辆黄色开跑蓬车。

突然，一个高大的男孩子走出马路，押在车子的前面。

吱！女孩紧急煞制。两个人僵持了一会，那女的开了车门，男孩马上上车。

“你吓了我一跳！”他抱怨。

“对不起！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。”男孩幽默的说。

“我们去吃茶！”

华尔登冷清清，可能不是吃茶吃餐时间，他们选了靠近草地的露台位置。

要了饮品，康力说：“你清楚的考虑过了？”

“很清楚，我考虑了两年。”

“米雪儿。”康力握着她的手：“你真的不爱我吗？”

“如何不爱你，不会拖了三年。象你这样的男朋友，硬下心肠，和你分手，实在不容易。”

“既然你还爱我，就不要分手。”

“人生存除了爱，还有面包。我跟你推了三年，够了！”

“三年的感情，就这样一笔勾销？”

“我没说过和你绝交，我们还可以继续见面，但不可能再象以前一样，乖乖的做你的女朋友。”

“你抛弃我，是因为你的父母对我有成见。”康力用吸管插着冻柠檬茶内的柠檬。

“那只不过是原因之一，其实，是我已经考虑之后，认为我们不适合，不会有结果。”米雪儿望着天上的白云掠过、飘过，她是个漂亮的女孩子：“这三年来，我们看电影祇能看前座，遮遮掩掩进去，偷偷摸摸溜出，本来是千金小姐，都变成人家情妇似的。”

“坐前座看戏又不犯法。”

“可是被我的同学看见了，会拿它当笑话的。”米雪儿继续说：“每个月你出粮那一天，你才可以陪我上一次的士高、吃一顿豆腐的晚餐，平时不是吃云吞面、汉堡包便是逛

公园。出入要挤巴士，你连一部小汽车也没有。人穷，又偏要面子，我来买机票，你不肯，你耻于用女人的钱；要你开的跑车，你也不肯。送你名牌羊毛衣你不穿，偏穿土货，还有你住的地方，我家储物室比它还要大，舒服的椅子都没有。”

“你就那么重视物质享受？”

“是的！你不同，你重视精神享受，因为精神享受是不用化钱的，你自私，你根本从来没有为我设想。”

“可是，”他无奈地叹气：“我每月所赚的钱，全部花在你的身上。”

“我知道，所以我认为我们不适合，不相配。先谈出身，我爸爸是大老板，你爸爸是货车司机；我住花园洋房，你住豆腐干大小的房间；我开跑车，你连部单车也没有。教育程度也不同，我预料农业，可以升大学或是留学，你呢！中学会考还没有考好，所以只好做个小小的文员，月入二千二，还要拍拖……唉！只有一样是相配的，年龄：我们都二十岁。”

“嘿！我又穷又霉又不中用，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有那么多种缺点。”米雪儿的话，很损康力。

“不！你也有一个优点，没人比得上你：你英俊、健康、漂亮、迷人，你是个美男子。”

“可惜我穷，英俊不能当饭吃，要留住心上人，不被抛弃，一定要有钱。可是，我没有！”康力把额头敲在桌上：

“你因为享利而抛弃我，你一定很爱享利。”

“一点都不爱。但是，他可以满足我的物质享受，我嫁

了他，可以住漂亮的别墅、环游世界。我可以穿意大利和法国的时装，我会穿金戴银。鑽石、珍珠、翡翠由我要。我可以换辆名厂跑车，唔！我还是喜欢保时捷，亨利家有司机、有劳斯莱斯，从今之后，我不用挤那糟糕的巴士。”米雪儿飘飘然：“我好想去瑞士买间房子。”

“有了物质享受，精神空虚都不当一回事？”

“可以两全其美的：我嫁了亨利，仍然也可和你来往。”

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“亨利不敢管我的，只要我不张扬，我仍然可以做你的情人。”

康力面色一变：“就算你丈夫大量不介意，我也不会容许我心爱的人躺在情敌的怀抱。”

“打令，别固执，那对大家都好！”

“不！”康力用力摇头：“你只能要一个：我或是亨利。”

“为了我一生的幸福，我只有选亨利，你若爱我，也希望我生活得好。康力，你问良心，我跟着你，会不会有好日子过？”

“米雪儿！”康力握着她的手：“请你再回答我最后一次：你移情别恋，是因为你已不再爱我，还是觉得我们以后的生活，没有安全感？”

“我过惯好日子，捱不住。绝对不是因为亨利的加入。”

“好吧！安心做你的新娘，我不会再打扰你！”康力放

下钱站起来。

“我开车送你一程。”

“不必，谢谢。”

康力是自负的，向来都自负。

他和米雪儿是同学，他们两都被外型吸引着。

康力家庭环境不好，中四已经兼职做“家教”，半工半读捱完中学毕业。

两年前他考进一间公司。去年是助理文员，今年升了文员，月薪两千两百元。

米雪儿家庭环境好，继续念预科，本想报考大学，可是父母要她结婚嫁一位年青商人——享利。

米雪儿一来不敢违抗，自己也虚荣，况且贫富悬殊，三年的感情，终于结束收场。

康力步行走山路，边走边想，想了很多，很多。

“喂！你这是干什么？”米高推了推康力，康力蜷缩在梳化的角落，腿长，坐样很滑稽。

“我打电话找你，房东太太老说你不在，去了哪里？”

“云游四海。”

“你的头发比我妹妹的还长，你多久没剃胡子，还好，你脸白无须，衬衣该换一换了吧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无语问苍天！”

“哎！还抛起书包来了，你告诉我，我昨天打电话到你